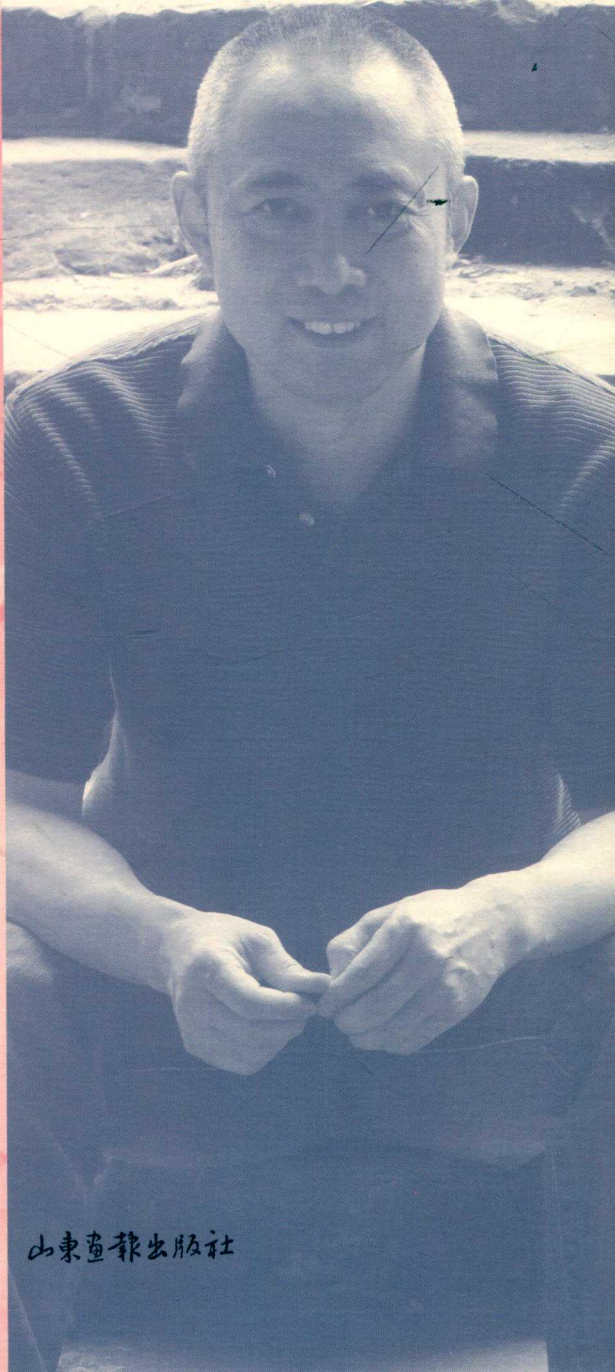


△
双峰文丛

折得疏梅 香满袖

叶兆言

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△
双峰文丛

折得疏梅香满袖

叶兆言
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折得疏梅香满袖 / 叶兆言著. — 济南 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9.5

(双峰文丛)

ISBN 978-7-5474-3107-8

I. ①折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38324号

折得疏梅香满袖

叶兆言 著

丛书策划 李文波

项目统筹 怀志霄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出 版 人 李文波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B座 邮编 250002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2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130毫米 × 185毫米

10.25印张 154千字

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474-3107-8

定 价 5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更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文学

目 录

乡关何处 / 001

江南，天堂和生态 / 008

江南文脉 / 014

江南女子 / 023

江南文人 / 070

回忆中的大运河 / 123

怀旧，废墟上的徘徊 / 134

桥 / 154
流 水 / 161
文化中的南京 / 170
诗人眼里的南京 / 174
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/ 185
说不完的玄武湖 / 189
春游良可叹 / 193
常州印象 / 197
苏州印象 / 203
去东山吃螃蟹 / 208
雨中游同里 / 212
苏州的文化气息 / 216
喜欢杭州的理由 / 220
金华的双龙洞 / 226
西津古渡 / 230
回味中的长江三鲜 / 239
折得疏梅香满袖 / 261
天遣霓裳试羽衣 / 265
别萼犹含泣露妍 / 269

十里荷花 / 273
金湖看荷前记 / 277
窗前一丛竹 / 281
百年终竟是芭蕉 / 285
买了垂丝海棠 / 289
樟之盖兮麓下 / 293
春来遍是桃花水 / 299
桃花飞尽东风起 / 303
怀念柳树 / 307
紫金庵的小叶黄杨 / 311
邳州银杏甲天下 / 315
门前的杏树 / 319

乡关何处

少年时代背过些唐诗，大都有口无心，背了也就背了。不求甚解，反正那时候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读唐诗是吃饱了撑着，没事找活解闷。其中有一句念念不忘，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，背得滚瓜烂熟，隐隐地有那么点愁意，始终想不太明白“乡关”是个什么东西。

柳永的一首词中，有“万水千山迷远近，

想乡关何处”，这个乡关，自然还是明目张胆从唐诗那里抄来，而唐诗中的乡关，又是更古代文人笔下的爱物。打起笔墨官司，这就是版权纠纷。唐诗宋词中有很多抄袭，好在古人不在乎这个，当然，也没办法在乎。

学问学问，最害怕别人问。有一天，突然有人问我，什么叫乡关，冷不丁把人给问傻了。答案就在嘴边，不敢轻易说出来。提问的穷追不舍，成心要看人笑话，我于是脱口而出，大大咧咧地说“乡关者，故乡也”。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，无知就胆大，胆大就可以乱说。没想到提问的这位反倒不吭声了，我心里不踏实，回家偷偷查字典，见了鬼，厚厚的书上也是这么说的。

辛亥革命前，少年毛泽东离开了家乡，出外闯荡。这是他人生历程的第一个重要转折，临行前，改写了一首诗，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。诗是这么改写的：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

山。”我不知道少年毛泽东是否知道乡关的本义，反正为了合辙押韵，只能是出“乡关”，而不是离“故乡”。

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“乡”是个简化字，字一被简化，就不太会去想它的本字。繁体字的“鄉”，还多少能看出一些古趣。根据甲骨文的造型，是两个人相向对坐，共食一簋。乡的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，在中国文化中，吃向来是个重要内容。民以食为天，离家万里，出门在外是吃，荣归故土，衣锦还乡大快朵颐，还是吃。为客黄金尽，还家白发新，就算是混得不好，穷困潦倒囊中羞涩，无颜见家乡父老，回到老宅里还得喝酒吃肉。

乡愁是个奢侈品，是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。唐诗宋词中，有一大堆乡愁。大丈夫马革裹尸还，真英雄豪情万丈。好男儿立志出乡关，不混出点名堂，绝不惨兮兮把家还。毛主席是真牛，“别梦依稀咒逝川，故园三十二年前”，诗虽然不缺乏文人情调，满眼乡愁，可是他老人家一离

韶山，愣是三十多年不照面。这一点，一般俗人绝对做不到。大人物中，邓小平更厉害，据电视专题片介绍，他离开故乡，像诗仙李白那样沿江而下，漂洋过海，去了法兰西，然后回国南走北闯东征西伐，最后做到了西南的封疆大吏，再最后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，仍然是没有回过生养他的故乡。

一生中最大遗憾，是没离开故乡。没离开，就谈不上归来，就谈不上乡愁。无家可归，不亦哀哉。没有乡愁，不亦憾哉。读唐诗宋词，读元人的小曲，读到关于乡愁的好句子，总有些淡淡悲凉。于右任《望大陆》中写道：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这诗句深深打动了温家宝总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写得好。为什么写得好？因为于老夫子离开了故乡大陆，一肚子乡愁。等是有家归未得，杜鹃休向耳边啼，难怪古人会说，欢愉之词难工，而愁苦之音易好也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乡愁的大

前提，必须是背井离乡。余光中把乡愁比喻成一张邮票，比喻成一张船票，要是不狠狠心肠走出去，老死在自己的狗窝，撑死了也只能是玩玩集邮或收藏一沓老船票。一位来自乡村的朋友，说起自己老父亲无限感慨，老人家一把年纪，竟然为了变成城里人，兴奋得像个三岁小孩子。他没有文化人的远虑，对自己赖以生土地被开发商拿走了，毫无丧权失地之痛，对未来可能有的严重后果全然不顾。一位德国诗人说过，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。老人家不是哲学家，他完全被眼前的利益给蒙蔽了。儿子的童年梦想，是成为一名城里人，现在连老迈的父亲也是。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悲歌可以当哭，远望可以当归。城市化节奏越来越快，是好事，当然也不完全是好事。城市化使得更多的人背井离乡，使得充满诗意的乡愁，成了铸铁一般的事实。浩浩荡荡走出去，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，客观地说，这不是件让

人急得要跺脚的坏事。都说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在眼下这个大时代里，好大的一棵树，从遥远的他乡搬移到大都市里来，都不一定是个死，更不用说战无不胜的人类。不妨想想，人的能耐有多大，不妨再想想，这世界各个角落，又有哪一处没有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。

孤客一身千里外，未知归日是何年。不管怎么说，真能走到千里之外去，肯定还是个好兆头。在家则为虫，离家则为龙，湖南人毛泽东必须出湘，四川人邓小平一定要出川。伟人自有伟人的道理，为什么人和人会不一样，毛泽东能成为毛泽东，邓小平能成为邓小平，前提都是因为他们当年勇敢地走了出去。

说来说去，还是不太清楚伟人们的乡愁会是什么模样。伟人不是普通的平常人，可毕竟也是人。逢人渐觉乡音异，却恨莺声似故山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乡愁总是难免，思乡也是注定，回不回故乡都一样。人生之悲，莫过于无家可离，离不了家。其次才是无家可归，归不了家。也许，

先潇洒地走遍天下，再带着些乡愁过年回家，这才是最普遍最令大家向往的人之常情。

2007年1月10日

江南，天堂和生态

江南给人的印象总是湿漉漉、绿油油的，弥漫着水汽，可是只要手头有个地球仪，像小学生那样用手指按着转一圈，就会发现在江南这道纬线上，很多地方都是沙漠。专家告诉我们，隆起的青藏高原挡住了什么风，于是美丽的江南有了今天。

生态这玩意无所谓好坏，适者生存，优胜劣

汰，今天说起某地的生态好或者不好，通常都是以人为本，夹杂着太多的人类观点。人既然有幸处在生物链的顶端，我们的评判难免自说自话，难免有点霸王条款。人说江南好地方，都这么说了，它就是个好地方。

在秦汉之前，江南并不是很好，天下分成九等，江南排在最后一位。那时候西部的人很牛，看不起东夷，北方人也很牛，眼里基本上没有南蛮。江南的生态并不怡人，杂草丛生，野兽乱跑，夏天残酷的热，冬天非常的冷，用蛮荒这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

时至今日，虽然空调已相当普及，每到严冬烈夏，江南人仍然叫苦不迭。江南能成为好地方完全得力于人工，汉人在北方失败了，狼狈地逃到江南，于是就大开发，北方的生产技术被引进，北方的生活方式开始流行。河流被整治，良田被开垦出来，东晋以后，江南开始富裕，开始越来越适合人居。江南的落后地位终于变了，大家不再轻视，不再觉得此地原始和野蛮。

说起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，首先是强调它的自然属性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，还是忽略不了一个贫和富。因此生态说到底，既是自然的，也是非自然的，对人类来说，纯粹离开了人的生态并不存在。以苏州为例，我们心目中的那个“水陆相邻，河街并行”，这个良好的传统并不是天生，它显然得力于人工。宋朝时金兵大举入侵，把城市破坏得不成模样，苏州人索性推倒了重来，引水进城，有计划地开凿一条条河道，构成了非常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。太湖在城西，大海在城东，湖水潺潺东流，前街后河家家临水，从此便成了日常生活的情景。

把生态理解成适合人居无疑有些狭隘，不过自东晋开发江南以来，总体的路数还是和谐的。古人讲究天人合一，江南的发展虽然缓慢，这里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，似乎众口一词。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，大家提到江南，都是一个好字，要不就是离不开一个富字。鱼米之乡也好，富得流油也好，在老百姓心目中，幸福指数

首先还是一个温饱问题，有了这个，下一步才是享受和发展。春来南国花如绣，雨过西湖水似油，江南不只是风光秀丽，毕竟好看还不能当饭吃。

幸福的另一个重要指数是比较，别人饥寒交迫，自己还有点温饱，这就是最大的快乐。多少年来，江南一直以鱼米之乡自豪。江南人喜欢卖弄自己上缴的赋税，古人是这样，现代人还是这样，只不过把赋税改称为GDP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江南人自恃富裕，永远也改变不了感觉良好的毛病。事实上，多少年来，江南一直存在着一个过度开发的隐患。此地是中央财政的支柱，自从有了大运河，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北方，如果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动脉，那么流淌的便是江南的血浆。

江南人是天生的劳碌命，习惯可以成为自然，大家难得去仔细品味，为什么苏杭是天堂，这话究竟是什么人说的，又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。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，“天堂”不仅仅是有多富庶，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衡量指标，这就